

框架语义学视角下的古典诗歌英译

——以《鹿柴》和《静夜思》为例

吕正彦

西安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

DOI:10.12238/mef.v8i14.15948

[摘要] 本文在框架语义学的理论视角下,探讨中国古典诗歌英译中的语义框架重构问题。以王维《鹿柴》和李白《静夜思》的两个英译本为分析对象,对比了许渊冲与Witter Bynner的翻译策略。研究发现,不同译者在意象选择、语境再现和情感表达上体现出不同的框架激活方式,这不仅折射出中西文化思维差异,也揭示了诗歌翻译中语义与文化再现的复杂性。研究表明,框架语义学能够有效阐释古典诗歌英译的机制,为翻译批评和跨文化传播提供了新的理论路径。

[关键词] 框架语义学; 古典诗歌; 英译; 语义框架; 跨文化传播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识码:** A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rame Semantics: A Case Study of Deer Enclosure and Quiet Night Thoughts

Zhengyan Lv

School of English Studies,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drawing on Frame Semantics, examines the reconstruction of semantic frames i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Focusing on Xu Yuanchong's and Witter Bynner's translations of Wang Wei's Deer Enclosure and Li Bai's Quiet Night Thoughts, it compares their respectiv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translators activate frames in different ways, reflecting contrasts in Chinese and Western modes of thought and revealing the complexity of semantic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in poetry translation. It also demonstrates that Frame Semantics provides an effective framework for explaining the mechanisms of classical poetry translation, offering new theoretical pathways for translation criticism an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Frame Semantics; classical poems; English translation; Semantic Fram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引言

中国古典诗歌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与文化意蕴,其语言精炼、意象丰富、情感深邃,因而在世界文学交流中具有独特的地位。然而,诗歌的英译始终是中外翻译研究中的一大难题。诗歌不仅在形式上具有高度的格律化和音乐性,更在语义上蕴含复杂的文化意象和隐喻结构。如何在跨语言转换中最大限度地保留其审美价值与文化内涵,是翻译理论与实践长期关注的核心问题。传统的诗歌英译研究多聚焦于“忠实与美感”、“直译与意译”等层面,但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尝试从语言与思维的互动机制入手,对诗歌翻译进行更为深层的探讨。由于翻译活动与人的认知经验和认知方式密切相关,20世纪80

年代以来的翻译走向发生了系列转变:从原文中心到译文中心、从规定性到描写性、从翻译过程到翻译产品、从语言研究到文化研究。

作为认知语言学的重要理论,框架语义学强调,语言意义的理解离不开特定的认知框架。所谓“框架”,就是人类对某类事件、场景或概念所形成的知识结构。当一个词汇或表达被使用时,往往会激活与之相关的框架,进而引发一系列背景知识和文化联想。在翻译过程中,源语的框架与目标语的框架存在差异,常常导致语义空缺或文化错位。因此,框架语义学可以更好地揭示古典诗歌英译过程中语义重构与文化再现的机制。

本文拟以中国古典诗歌及其不同英译本为研究对象,尝试

在框架语义学理论框架下,探讨诗歌翻译中语义框架的再建构。例如,同一首诗在不同译者的处理下,某些意象的选择与呈现方式往往并不一致,折射出译者在认知层面对框架的取舍与调适。通过比对不同译本的具体用词、意象转换和语境重构,可以揭示英译过程中框架转移的规律,进而阐明认知语言学对于诗歌翻译研究的解释力。

本研究从理论上拓展了框架语义学在文学翻译领域,尤其是诗歌翻译中的应用,为跨学科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此外,还从实践上揭示了英译过程中语义框架转换的复杂性,有助于译者更为自觉地处理源语文化与目标语接受语境之间的张力。最后,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看,本文可以帮助读者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古典诗歌如何在跨文化交流中被再现与接受,推动其海外传播与跨文化理解。此举不仅有助于深化对诗歌翻译本质的认识,也为翻译研究与认知语言学的交叉融合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1 文献综述

1.1 框架语义学

框架语义学是Fillmore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认知语言学概念^[1],是其对格语法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二者一脉相承。所谓框架,就是“具体的、统一的知识结构”^[2],是认知结构和认知模型,表征与反复出现场景相关的知识和信念^[3]。人们通过对真实场景的反复体验,在大脑中形成了意象图式,或者说形成了认知完形,这就是抽象的语义框架^[4]。确定一个语义框架,靠的是核心元素,比如“移动”框架就包括“移动体”、“起点”、“路径”、“终点”、“范围”、“方向”等核心元素和“时间”“处所”“方式”等非核心元素^[5]。框架语义学的核心观点是:语言意义并非独立存在的个体概念,它是嵌入在人类经验和知识体系中的结构化框架。因此,每一个词语的意义都依赖于其背后特定的框架。框架由框架元素构成,一般包括概念框架元素和意象框架元素。每个框架都有至少一个概念^[6]。其中,概念框架元素是显性的,易被观察,受到的关注度也较高。而意象框架元素多为隐性元素,通常与文化 and 情感相关,容易被忽视^[7]。框架表征概念系统,“理解其中任何一个概念,必须理解整个概念结构”^[8]。任何概念系统都可以作为框架,理解任何概念均需要理解该概念所处的概念系统^[9]。框架语义学强调,语义理解依赖于语境。它认为,交际者在使用语言时会不断激活相应的认知框架,从而完成意义的建构^[10]。

认知语言学的发展进一步扩展了框架语义学的视野。Lakoff与Johnson提出的“概念隐喻”理论认为,人类语言和思维活动大量依赖隐喻性框架,如“月亮”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往往承载着乡愁、时序或宇宙意象,这种隐喻框架在翻译中会引发不同的解释。Langacker的认知语法强调注意力分配、显著性与视角选择对语言意义的影响。在诗歌翻译中,译者的视角选择往往决定了译文框架的建构方向,例如“空山不见人”可译作“No one is seen in the empty mountain”或“No man is found on the silent hill”,前者偏向抽象意境框架,后者则突出具象场景框架。

1.2 中国古典诗歌翻译

一般认为,诗歌翻译包括强调“意美、音美、形美”的诗体派、认为追求韵律必损义的散体派、以及认为译文不必刻意追求韵而能表意即可的中立派三大流派^[7]。三大流派对翻译标准也一直争执不休,目前对于什么是最佳的翻译策略,学界并无定论。可以认为,古典名著汉译外是文学翻译的短线,古典诗歌英译是短线之短线^[7]。中国翻译理论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视角。严复提出的“信、达、雅”三原则为翻译评价奠定了传统标准,其中“雅”强调语言的美感与格调,与诗歌翻译的框架选择密切相关。许渊冲的“三美”理论,也就是“意美、音美、形美”则进一步指出,译诗需要在意境、声律与形式三方面达到和谐,这一要求实质上是对多维度框架的保留与再现。刘宓庆提出的“翻译目的论”强调翻译活动的交际性和目的性,这也为理解译者在不同语境下为何激活不同框架提供了合理解释。

1.3 框架语义学与中国古典诗歌翻译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化转向”以来,翻译研究日益呈现出跨学科特征。翻译不再是纯粹的语言文字的转换,而是一定社会文化背景下,一定的译者为一定的目的对一定文本的转写^[11]。这种学科研究转向催生了学界对于如何将框架语义学和翻译研究相融合的关注。

框架语义学视角下的中国古典诗歌翻译需要兼顾语言和文化属性,在古典诗歌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寻求能够激活原文概念和意象框架元素的最佳语言表达式,从而帮助读者理解原诗所隐含的文化信息,更好地理解意境。译者的语言背后包含的认知框架需要最大限度与原文语言背后的认知框架达成统一,只有这样,语言符号才能通过认知框架与原文语言意义达成融合。“翻译的重点与难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如何寻找两种不同语言之间的认知语义框架的最佳对应点,其根本就在于如何理解与重构”^[12]。因此,首先要理解原诗,寻求译诗对应的意象。“译者要选用译语最好的,而不是对等的表达方式,来再现原作的内容,传达原作的意美、音美、形美”^[13]。

框架语义学与认知语言学为揭示诗歌翻译中意义建构的机制提供了理论基础,而中西方翻译学理论则为译本的评价和解读提供了标准与参照。将二者结合,不仅能够系统地分析不同译本在框架激活上的差异,还能够解释其背后所体现的文化取向与翻译目的。

2 理论框架

本文以框架语义学为研究基础,这里的“框架”可以是任何一个概念体系,概念之间相互关联,要理解体系中的任何一个概念,就必须理解整个概念体系,同时任何一个概念的激活都会激活其他相关概念^[12]。

本文将分别选取两篇中国古典诗歌的两种不同英译本,通过对比不同英译版本背后的所激发的框架差异,对不同译本进行批评,从而深入阐释翻译的本质,凸显认知语言学对当代诗歌翻译研究的重要作用,为诗歌翻译提供新路径。

3 个案研究

原诗	译本一	译本二
王维《鹿柴》 空山不见人, 但闻人语响。 返景入深林, 复照青苔上。	Witter Bynner 译 Empty mountains; no one to be seen. Yet — hear — human sounds and echoes. Returning sunlight enters the dark woods; Again shining, lighting the green moss.	许渊冲译 In the empty mountains, no man is seen, But echo of voices is heard. Returning sunlight enters the deep grove, And shines again on the green moss.
李白《静夜思》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许渊冲译 Before my bed a pool of light— Can it be hoarfrost on the ground? Looking up, I find the moon bright; Bowing, in homesickness I'm drowned.	Witter Bynner 译 Before my bed the moonlight glitters, Like frost upon the ground. I lift my head and watch the moon, I drop my head and think of home.

3.1 《鹿柴》英译本分析

原诗首句“空山不见人”以“空山”为场景框架的核心要素,激活了[幽静]和[无人]的认知框架。许渊冲将其译为“In the empty mountains, no man is seen”,直接沿用“empty mountains”的直译策略,忠实地保留了“空山”这一视觉框架,并以“no man is seen”强化“无人”的状态,延续了原诗的视觉感知模式。而Bynner则译为“Empty hill, no man in sight”,其“hill”虽不及“mountain”厚重,但更贴近英语语感中的简洁与自然风格。在框架再现上,Bynner更注重构建一种“景一感知一主体缺席”的关系,而许渊冲则着重保持原诗语义框架的完整性。

在第二句“但闻人语响”中,“闻”字激活了听觉感知框架,“人语响”则赋予“无人之境”以矛盾的补充。许渊冲译作“But echo of voices is heard”,通过“echo”引入了“回声”的框架元素,强化了空间的幽深感。相比之下,Bynner的译文是“Yet—hear—human sounds and echoes.”他将原句拆解为“human sounds”和“echoes”两个并列成分,既保留了“人语”的直接意义,又加入了“echoes”来强调声音的延伸效果。Bynner的译法在框架上更倾向于凸显“人”的存在,先用“human sounds”唤起读者对人类活动的联想,再以“echoes”补充自然回应的效果。其语义框架是一种人与自然的互动。

再次,“返景入深林”承载了光线变化的时间空间框架。“返景”指落日余晖,许渊冲译为“Returning sunlight enters the deep grove”,以“returning sunlight”精确传达了动态性的光影效果,并保留了“deep grove”的纵深感。Bynner则译作“Returning sunlight enters the dark woods”,将“深林”框架化为“dark woods”,在文化语境中更符合西方文学的常见描绘模式,营造出带有神秘感的氛围。两者的差别在于,许渊冲强化了原诗空间深度的框架,而Bynner则转向情绪色彩的暗示。

最后,“复照青苔上”则形成了“光一苔一映照”的认知框架。许渊冲的译文为“And shines again on the green moss”,通过“again”突出了光的往复性,完整保留了诗中“复”的时间框架。Bynner的译文“And shines again upon the mossy ground”则选择将“青苔”外延化为“mossy ground”,弱化了

“青色”的视觉特征,却增加了空间上的感知性,使读者更容易在想象中定位场景。

3.2 《静夜思》英译本分析

《静夜思》首句“床前明月光”的“明月光”表明床前的是晚上的月光而不是日光,从而引导出[光]、[夜晚]、[月亮]等概念框架元素,还暗含了[静谧]、[忧愁]等意象框架元素,于是译者就需要通过寻找合适的语言表达式激发出类似的认知框架,突出月光所营造的静谧中又带着淡淡忧愁的氛围。在许渊冲的版本中,月光成了“a pool of light”,并未引导出“夜晚”“月光”等基本概念框架元素,仅仅只是简单描述了床前有光这一自然想象,因而缺乏对原诗的忠实还原,同时也缺乏对读者的引导,引导其进行进一步遐想。而在Bynner的译本中,“moonlight”一词则忠实还原了原诗,成功通过“月光”的忧愁意蕴引导读者进入诗的意境中。

《静夜思》的第二句“疑是地上霜”中,“疑”所激活的是推断框架,强调主体在视觉经验与认知判断之间的动态过程。许渊冲使用了“Can it be hoarfrost on the ground”一般疑问句的表述,这种疑问性质的表述也激活了这种推断框架,表明其译本充分展现了原诗中的质疑性表述,二者背后的认知框架高度吻合。而Bynner使用了“like frost upon the ground”这种陈述句,但是这种肯定性表述明显丢失了原诗推断框架,使得主体没有了认知判断的动态过程。

《静夜思》的第三句“举头望明月”中,许渊冲强调“find the moon bright”,强调月光的亮,激发了[温暖]和[祥和]的意象框架元素,和下文的“低头思故乡”引发的忧愁形成了对比,这和原诗的对比框架相符合。然而Bynner的版本仅仅是描述了“举头”和“望明月”这两个动作,没有引发更多的情感内涵,因此,本文认为许渊冲的译本更能还原原诗。

在《静夜思》的最后一句“低头思故乡”中,两位译者的选择体现了显著的框架差异。许渊冲将其译为“Bowing, in homesickness I'm drowned”。这里的关键词homesickness触发的是情感框架,所引发的框架元素包含[家]、[怀旧]、[忧愁]、[悲伤],充分表现出作者深切的思乡之情,以及有家无回的悲伤。这种译法把思乡概念化为一种具体的心理状态,甚至是可以“淹没”主体的情感实体。在这种引导之下,读者得以亲身体验诗人的强烈情绪,从而最终达到了强化抒情的效果。

与之相对,将同一句译为“I drop my head and think of home”。此处的“think of home”触发的则是认知活动框架,所引导的认知框架包含[想象]。此处的think指向一种意识过程,而非单纯情感。读者在此译本中感受到的并不是压倒性的乡愁,而是一种带有幻想意味的心理活动。这种译法使得诗歌更接近于思维或意象的描写,而非直接的情绪宣泄。这种差异反映出不同译者对原诗的解读重点:许渊冲选择了情感框架,使诗句更具直观的感伤色彩,但Witter Bynner则通过认知框架,呈现出诗人内心的想象性维度。两者的对比说明,翻译并非单纯的意义传达,而是对哪种框架被激活的选择与重建。但是结合这首诗的具

体意境, 本文认为, “低头思故乡”的重点是思念的情感而不仅仅是思念的行为, 其原文激发的认知框架应该是情感框架, 因此, 许渊冲的版本更好一些, 它将读者带入这种令人窒息的思想之情中, 并将这种情感实体化, 二者文字背后暗含的框架有了更强的契合度。

4 结语

古典诗歌的英译不仅是跨语言的表达转换, 更是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途径。本文以唐诗《春怨》和《静夜思》的两个英译本为例, 结合框架语义学的分析方法, 揭示了不同译文在认知框架再现方面的差异, 验证了框架语义学在古典诗歌翻译研究中的解释力与适用性。研究表明, 若译文所激活的框架能够与原诗的认知框架达成最佳的契合度, 译者便能够在中西文化之间取得平衡, 既体现中国人独特的思维方式, 又符合西方读者的表达习惯, 更好地传达诗歌的神韵。由此可见, 框架语义学不仅为古典诗歌翻译提供了认知视角与理论支持, 也为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法, 对诗学研究与文化交流均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 [1]刘宇红.从格语法到框架语义学再到构式语法[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1,34(01):5-9+62+127.
- [2]Fillmore, C.J.Frames and semantics of understanding [J].Quaderni di Semantica,1985(VI):222-254.
- [3]Ungerer, F.& H.-J.Schmid.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1996].
- [4]陶明忠,马玉蕾.框架语义学——格语法的第三阶段[J].

当代语言学,2008,(01):35-42+93-94.

[5]周领顺.翻译批评的跨学科定位:框架语义学视域[J].中国翻译,2024,45(02):5-13+189.

[6]Croft,W.& D.A.Cruise.Cognitive Linguistic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

[7]贾红霞,李福印.中国古典诗歌英译的框架语义学视角——以唐诗《春怨》英译本为例[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21,29(04):87-91.

[8]Fillmore,C.J.Frame Semantics[A].In The Linguistic Society of Korea(ed.). Linguistics in the Morning Calm[C].Seoul:Hanshin Publishing Co.,1982:111-137.

[9]Petrucci, M. Frame semantics[A].In J.Verschueren, J.-O. Östman, J. Blommaert & C. Bulcaen(eds.). Handbook of Pragmatics[C].Amsterdam:John Benjamins,1996:1-13.

[10]林海霞.框架语义学对《雷雨》英译的指导性语用研究[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1(05):82-86.

[11]邓静.翻译研究的框架语义学视角评析[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0,42(01):66-71+81.

[12]刘国辉.框架语义学对翻译“三部曲”启示[J].外国语文2010(8):74-79.

[13]许渊冲.中国学派的古典诗词翻译理论[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5(11):41-44.

作者简介:

吕正彦(2002--),男,汉族,江苏盐城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